

# 《马前泼水》

(一名: 《买臣休妻》)

## 主要角色

朱买臣: 老生  
 崔氏: 旦  
 徐大嫂: 彩旦  
 张三: 丑  
 寇恂: 外  
 僧人: 丑

## 情节

汉武帝时，有吴人朱买臣，家贫好学，不治产业，入山采樵，卖薪以自给，担薪上市，且行且读。妻引以为羞，下堂求去，朱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受苦日久，姑为忍耐，待富贵后，以图报答，妻恚怒曰：执此几卷破烂书本，朝夕念诵，饥不能换食，寒不能换衣，行将填于沟壑耳，何能富贵，我实不堪久尝饥寒之况味，乞即离异，听我另寻门径，我从此可以超生。朱买臣心中犹豫，不忍下笔，逼之至在，始写休书交付。妻欣然出门，嫁一泥水匠。朱买臣得同邑严助举荐，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辞》，武帝甚为器重，不数年间，拜会稽太守（汉之太守职掌兵权生杀自专与今之督军相仿佛）。属下官员，迎接新太守上任。饬夫役辟除道路。泥水匠亦在其内。妻则荷锺相从，奔走不遑，汗流浹背。朱买臣车过，妻上前俯伏，乞赐收录。朱买臣命从者，提水一桶，泼与地上，语之曰：若能再使此水，仍归桶中，涓滴不还者，我可以听从汝言。妻明知覆水难收，嗟叹而退。朱买臣命以后车，与其后夫，一同载入衙署，舍置园中，饮食周备居一月，妻自缢死。朱买臣给后夫以钱，使葬之。

## 注释

按《汉书》：买臣自妻再嫁后，负薪荒落间，妻与后夫正在扫墓，遇见之，会呼与饭，妻与后夫姓氏汉书并不载明。剧本谓为崔氏与张三，未知依据何典，析老述考，无从检查，阅者谅之。  
 此剧京班中串演者甚少，近名见伶汪笑侬，则善演此剧，其饰朱买臣，于未遇时，毕肖穷儒状态，至得意时，俨然显官口吻，执卷咿唔，书声朗朗，非聊塞责者所可比拟。至于唱工之佳妙，尽人知之，无待赘言也！

## 根据《戏考》第十九册整理

### 【第一场】

(崔氏上。)

崔氏	(念)	前世不修今受苦，嫁作贫郎没奈何。
	(白)	奴家，崔氏。嫁与朱买臣为妻。家无产业，四壁皆空，可恨他终日拿着一本破书，看了又念，念了有看，真真令人好不厌烦。今早起来，他又往前村去了，这般时候，还不回家，我腹中已是饥饿了。似这等饥寒，与他过到几时，才是了手？我倒不如与他吵闹，逼他将我休了，我另嫁一个富贵郎君，快活这下半世，岂不美哉！正是：
	(念)	情到不堪回首处，一齐分付与东风。
朱买臣	(内白)	好冷的天气呐！
	(朱买臣上。)	
朱买臣	(西皮原板)	彤云密布风盖顶， 天寒地冻滴水成冰。 适才间曾把前村进， 会罢了文字转回家门。
	(白)	卑人，朱买臣。方才去到前村，与同社朋友会文，看天已过午，腹中饥饿，不免归家用饭，已到家门，开门来！
崔氏	(白)	想是这穷酸回来了，待我与他开门。
	(朱买臣进门，坐。)	
朱买臣	(白)	好冷的天呐！快拿饭来呀！

崔氏 (白) 家中既无柴，又无米，天到这般时候，连我还是水米未曾沾唇，哪里有你吃啊？

朱买臣 (白) 你既不用饭，就该去做呀！

崔氏 (白) 他到说得好，你来看：家中无柴、无米，叫我拿什么去做？

朱买臣 (白) 我朱买臣，难道家中连米都没有？

崔氏 (白) 有？在哪里？

朱买臣 (白) 待我去看来。

(朱买臣持碗，取米。)

朱买臣 (白) 我缸中之米，俱被老鼠盗了去了，尚有半碗饭，来，你拿去与我做来。

崔氏 (白) 叫我去做？你当初娶我之时，可曾讲下？我是不会做的。

朱买臣 (白) 这娶妻，还要先立下做饭的条约，方能做饭？你不做？我自己也能做！待我做来！

(西皮原板)

朱买臣自己把饭来造，  
取一把柴薪灶内烧。

(白)

饭已做在锅内，少刻就熟，这算什么！

崔氏 (白) 你既会做饭，就好了啊！

朱买臣 (白) 待我去看来，哎呀！又灭了！

(西皮原板)

水未滚米未熟火先灭了，  
叫贤妻你快来把火柴烧。

(白)

来，来，来！还是你来，将柴烧上吧！

崔氏 (白) 叫哪个烧柴呀？

朱买臣 (白) 叫你烧呀！

崔氏 (白) 你娶我之时可曾讲下烧柴么？

朱买臣 (白) 哦？这娶妻，还要先立下烧柴的条约？

崔氏 (白) 火已灭了，柴湿烧不着，拿这本破书来引引火吧。

(朱买臣抢书。)

朱买臣 (白) 你到成了秦始皇的儿子了！圣贤之书，焉能烧得的？

(朱买臣拜书。崔氏看饭。)

崔氏 (白) 米不甚熟，也还可以勉强充饥。

(崔氏吃饭。)

崔氏 (白) 糊里糊涂，算一顿饭罢了。

朱买臣 (白) 她倒先吃起来了！

(朱买臣看锅。)

朱买臣 (白) 你怎么都吃了？

崔氏 (白) 这一点点饭，不过两口，就完了，也不过是半饱而已。

(朱买臣叹气。)

崔氏 (白) 这早饭算是将就了，晚饭的主意，你要早早打算才是啊！

朱买臣 (白) 我把你这个贱人！将把早饭用过，你就与我要晚饭！真真是岂有此理！

崔氏 (白) 常言道得好：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是个男子，你不养妻子，难道叫旁人替你养活不成？

朱买臣 (白) 想吾朱买臣，今年四十九，时运未至，待等明年，上京求取功名。倘若得了官职，那时紫袍金带，衣锦还乡，你就是一位夫人了。今日虽受些贫寒，还要你忍耐忍耐。

崔氏 (白) 他还想做官？

朱买臣 (白) 做官！

崔氏 (白) 你是柳木官、门插官，河里水判官，庙里的泥判官！我看你这穷倒运，终究不过冻饿而死。

朱买臣 (白) 我好言相告，你竟敢辱骂于我？真正是个泼妇！

崔氏 (白) 你不能养活妻子，还说我是泼妇，你说泼妇，我就是泼妇，哎呀天呐！

朱买臣 (白) 真撒起泼来了！

(徐大嫂上。)

徐大嫂 (白) 隔壁他夫妻，又吵闹起来了，待我前去看来。朱大嫂，为何吵闹起来？

崔氏 (白) 你是不知，我家丈夫，不能养活与我，他反说我泼妇，天寒无衣，饥无食，我二人焉能不吵？

徐大嫂 (白) 待我去问他。啊，朱大哥！想你夫妻二人，终日吵闹，皆为饥寒而起，想人生在世，总须要有个经营，你终日拿着个书本，还是能吃书穿书不成？总要想一个生意做做才是正理！

朱买臣 (白) 想我朱买臣，乃是一介书生，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叫我做何生理？

徐大嫂 (白) 想吾的丈夫，也是贫苦之家，终日上山斫柴，打了柴，卖些钱，回到家中，打点酒，买点肉，买些柴米，吃吃喝喝，好不侠义快活，你何妨也如此办法，岂不是好？

朱买臣 (白) 只是我又无斧头，又无绳担，是怎样去斫柴？

徐大嫂 (白) 这倒弗要紧，吾家现有，借给你用用无妨。

崔氏 (白) 好！人家借给你用！

(徐大嫂取斧担。)

徐大嫂 (白) 你去，好啦哎！

(朱买臣接斧绳。)

朱买臣 (白) 咳！这所谓是斯文扫地了。

(西皮摇板) 都只为贫穷无衣食，  
要学当年钟子期。

(朱买臣下。)

崔氏 (白) 看他走去了，吾等去白相去哉。

徐大嫂 (白) 这样冷天，无处可去呀！

崔氏 (白) 磋麻雀，好弗好？

徐大嫂 (白) 你有钱么？

崔氏 (白) 吾昨天当了一条裤子，一只簪子，当了二百五十个铜钱，吾来打么半麻雀。

(崔氏、徐大嫂同下。)

## 【第二场】

(朱买臣上。)

朱买臣 (西皮摇板) 夫妻们在家相争吵，  
情急无奈去斫柴。  
转过山坡把路找，  
朔风吹动雪花飘。  
山路不平身滑倒，

(朱买臣跌。)

朱买臣 (白) 哎哟！

(朱买臣看。)

朱买臣 (西皮摇板) 无有干柴枉费辛劳。  
罢罢吾且下山道，  
回家中见妻子定起风潮。

(朱买臣下。)

## 【第三场】

(崔氏上。)

崔氏 (白) 指望磋麻雀赢几个铜钱，不料又输个哉。天已不早，我那个穷短命，还不见回来。

(朱买臣上。)

朱买臣 (白) 开门来！

崔氏 (白) 他回来哉！

(崔氏开门，代朱买臣挥雪。)

崔氏 (白) 回来哉。你看看满身都是雪，今朝一定将柴在大街卖了。来，拿钱来，也好做夜饭哉。

朱买臣 (白) 你看这样大雪寒天，山上十分油滑，又无有干柴，卑人只得空手归来，待等明天天晴，再去采樵便了。

崔氏 (白) 哦! 你没有打得柴来, 等明朝再打, 如此说来, 叫老娘今日吃啥个呀?

朱买臣 (白) 贤妻, 休要动怒, 你暂且忍耐, 也就完了。

崔氏 (白) 为人不吃饭, 忍耐就完了? 我看你这光景, 你也难养老娘。到不如你爽爽利利, 写上一纸休书, 将奴休了, 倒免得每日同你生气!

朱买臣 (白) 这是从何说起? 常言道得好, 无故不休妻, 休妻惹是非。况且你又不犯七出之条, 这休书我是断断不能写!

崔氏 (白) 你就说我打公骂婆, 淫乱狠妒, 写在上面就是了!

朱买臣 (白) 想你我夫妻, 已有九年, 甚是恩爱, 并没有这些事情, 如何能写, 叫我如何舍得?

崔氏 (白) 你舍不得我? 我却舍不得你! 你如若不写休书, 我就要.....

朱买臣 (白) 你要怎样啊?

崔氏 (白) 我就喊叫!

朱买臣 (白) 任你去喊叫。

崔氏 (白) 东邻西舍, 朱买臣养不了妻子, 他要逼我去做.....

朱买臣 (白) 你不要喊叫, 为丈夫与你写休书就是了。

崔氏 (白) 怕你不与我写!

朱买臣 (白) 看纸砚过来!

(西皮导板) 未曾提笔泪不干,  
(西皮原板) 恩爱夫妻不能团圆。  
我的妻并无有七出之犯,  
这休书倒叫我无有话言。

崔氏 (白) 你只管将那不贤的事儿, 写在上面。

朱买臣 (西皮原板) 朱买臣休妻,  
(西皮快板) 一刀两断,  
无故的拆散了结发姻缘。  
(西皮摇板) 一纸休书我就忙写完,  
无有中证也是枉然!

崔氏 (白) 你拿来。

朱买臣 (白) 休书虽然写就, 只是没有用处。

崔氏 (白) 怎的无有用处?

朱买臣 (白) 这书上又无有中人, 又无证见, 不能算数。

崔氏 (白) 这是两家情愿, 要中证做甚?

朱买臣 (白) 无有中证, 有干例禁, 不能算数的。

崔氏 (白) 待我去请个中人来。  
徐大嫂, 请出来。

(徐大嫂上。)

徐大嫂 (白) 啥个事体呀?

崔氏 (白) 他养不了我, 我也实在与他过不下去了, 请你来, 与我们做个中证人。

徐大嫂 (白) 做中证倒可以使得, 只要是侬两家情愿。

崔氏 (白) 我两家情愿分离的。

徐大嫂 (白) 吾倒要去问问看。

朱买臣 (白) 她又来了!

徐大嫂 (白) 朱大哥, 侬夫妻要分离散伙, 可是两家都情愿个?

朱买臣 (白) 她愿意, 我不愿意。

徐大嫂 (白) 大嫂, 弗成功个。大官人说他弗愿意。

崔氏 (白) 他不愿意, 为何已将休书写讫?

徐大嫂 (白) 既然如此, 吾就与你们做个中证人, 只是大嫂, 你到哪里去?

崔氏 (白) 我少不得先到你家里住一住。

徐大嫂 (白) 好, 吾先回去, 你就要来呀!

(徐大嫂下。)

崔氏 (白) 我就来。

朱买臣 (白) 我说朱买臣, 我可是要走啦, 我们再见吧!  
你今已去, 日后我朱买臣, 做了官, 可不要来寻我。

崔氏 (白) 我就饿死在街坊，也不来寻你！  
 (朱买臣拭泪，崔氏下。朱买臣送望，崔氏回上。)  
 崔氏 (白) 你回去吧，你我从今以后，就如同陌路之人了！  
 (崔氏下。朱买臣送望，崔氏回上。)  
 崔氏 (白) 你不要再看了，吾要同人去困觉去哉！  
 (崔氏下。)  
 朱买臣 (白) 咳！这是哪里说起呀？  
 (西皮原板) 这姻缘本是前生造，  
 数年恩情一旦抛。  
 含悲忍泪将门闭了，  
 结发夫妻一笔勾销。  
 (朱买臣下。)

## 【第四场】

(张三上。)  
 张三 (白) 人要是发了财，无论啥个人，都要拍拍马屁个。吾这一出来，敲鼓格，就是个样刮拉拉仓仓，个样三锣鼓。正是：  
 (念) 人不发横财不富，马弗吃夜料不肥。  
 (白) 在下，张三，当一个泥瓦匠人，替人家造房间。刨土挖泥，刨出些银子来，发了这一注财，放在家里，又怕人偷盗，想要买点房子，又怕遭火烧个。吾就买了件衣服、巾子、靴子，将各个银子，就带在这身上，常言说个好：小人发财如同受罪。天天是坐卧弗宁，总想要花几个才好，吾想去堂子里，白相白相，倒可以花点巴银子，无奈吾又弗认得，堂子在哪里？有人对吾说：四马路门前头有灯笼个就是，吾就去哉，果然有一处大房间，门头有灯，还有一支手，指着个，吾想个一定是个，那晓得醋哉，是巡捕房，吾只好又同朋友打听，他们又对吾说了：堂子门首，都有牌子个。吾又到了二马路，门头有灯，果然挂着牌子，上面画格，像个阴户样个，还有些毛毛个，一定是个。哪晓得，又错哉，是一家眼科郎中。吾看个个堂子，也弗要去哉。到弗如在这庙门首，等等看，有年轻个妇人，长得标致个，同她来咯个姘头，到也弗错！  
 (崔氏上。)  
 张三 (白) 那厢来个，好像朱大嫂。  
 崔氏 (白) 那不是张家兄弟么？  
 张三 (白) 是个，朱大哥好啊？  
 崔氏 (白) 你问的敢是那朱买臣？  
 张三 (白) 是个！  
 崔氏 (白) 我与他散了伙了。  
 张三 (白) 啥个叫做“散了伙”呀？  
 崔氏 (白) 他把吾休了。  
 张三 (白) 咳！格个一位美貌佳人，会被他休哉？可惜，可惜！但不知大嫂，要爱哪里去？  
 崔氏 (白) 我啊？我想另嫁一家，但未曾遇着相当的人呢！  
 (张三看。)  
 张三 (白) 大嫂，你要嫁人？你看我也无有家室，你是晓得的，如不然，呵哈哈哈哈哈！  
 崔氏 (白) 怎么样啊？  
 张三 (笑) 呵哈哈哈哈哈！  
 崔氏 (白) 你是怎样啊？  
 张三 (笑) 呵哈哈哈哈哈！  
 崔氏 (白) 哪里有这三啖？  
 张三 (白) 汪先生，教给吾唱个一出戏，就有这三啖！  
 崔氏 (白) 啖，便怎样？  
 张三 (白) 吾与大嫂，就在一起过起来，好弗好？  
 崔氏 (白) 好倒好，只是还要个中人。  
 张三 (白) 弗要中人。

崔氏 (白) 也要请个人来, 说合说合。  
 张三 (白) 弗要人说合。  
 崔氏 (白) 哪有做亲, 无有媒人的?  
 张三 (白) 弗要媒人。  
 崔氏 (白) 都不要, 怎能成亲?  
 张三 (白) 吾们就叫做“自由结婚”。  
 崔氏 (白) 啥个叫“自由结婚”呐?  
 张三 (白) 自由结婚, 侬都弗懂? 来来来, 把手就个样一拉, 把膀胳膊个样一扯, 个就是自由结婚个!

(张三拉崔氏下。)

### 【第五场】

(四龙套、寇恂同上。)

寇恂 (引子) 皇恩浩荡, 为主考, 桃李门墙。  
 (念) 场中锦绣千万篇, 开科取士定魁元。纸上珠玑凭眼力, 珊瑚网下尽名贤。  
 (白) 老夫, 寇恂。今奉圣命, 放吾主考。左右, 伺候了!

衙役 (内白) 众举子交卷。

(三考生、朱买臣同上, 交卷, 退下。)

寇恂 (白) 名卷交齐, 待吾评定甲乙, 启奏朝廷便了。

(四龙套、寇恂同下。)

### 【第六场】

(朱买臣上。)

朱买臣 (西皮摇板) 三场考罢文章高兴,  
 寻一寺院把身存。  
 (白) 吾, 朱买臣。三场考罢, 文章倒也得意。不免寻一庙宇安身, 等候放榜。来此已是庙院。啊, 庙中可有僧道?

(僧人上。)

僧人 (念) 清晨水面挑蝼蚁, 夜晚灯前救火蛾。  
 (白) 是哪位?  
 朱买臣 (白) 和尚请了!  
 僧人 (白) 请了。你是做什么的呀?  
 朱买臣 (白) 我是一个举子。  
 僧人 (白) 橘子? 上鲜果店里去呀!  
 朱买臣 (白) 举子啊!  
 僧人 (白) 胰子? 上洋货店去买。  
 朱买臣 (白) 哎! 吾是下场赴考的举子啊!  
 僧人 (白) 你是赶考的举子? 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呀?  
 朱买臣 (白) 吾要在此, 住上几日, 候榜。  
 僧人 (白) 不行不行! 前一次也是有一位, 到我庙里借宿, 我就把他留下了, 谁知道, 到第二天, 我起来一看, 他把我大殿上的香炉、蜡台、海灯, 全给我偷走啦!  
 朱买臣 (白) 吾乃是个正人君子, 岂似那偷窃的小人。  
 僧人 (白) 你虽然如此说法, 我也看不出来呀!  
 朱买臣 (白) 常言道的好: 十方僧, 十方道, 十方之人来投靠。你出家之人, 是要以方便为本!  
 僧人 (白) 我也说不过你, 我客堂里是不能住, 后面有一间草堂, 你要住, 就在那里住住, 还可以。  
 朱买臣 (白) 草房也好。  
 僧人 (白) 那么你就随我来。

(僧人、朱买臣同下。)

## 【第七场】

(张三上。)

张三 (白) 咳! 实指望咯个姘头, 不想她好吃懒做, 终日打麻将, 打扑克, 把吾个银子, 都花干净哉。如今实无法度日, 吾将她唤出来, 想一个吃饭的道儿才好! 家里个, 出来!

崔氏 (白) 唤我做什么呀?

张三 (白) 你看你吾饥寒难忍, 无钱度日, 要想同你商量个格主意, 好吃饭要紧。

崔氏 (白) 你有什么主意?

张三 (白) 吾到有个主意个。

崔氏 (白) 什么主意?

张三 (白) 吾想如今, 也无有什么妙法。吾想同你商量, 你要换上两件好衣裳, 擦上些粉, 在面孔上, 再抹上些胭脂, 头梳得光光格! 到四马路去, 等有那年轻穿好衣服过来, 你就拉他回来, 同他困上一夜, 弄他些洋钱, 就好花花哉!

崔氏 (白) 呸! 你叫无去当野鸡哟? 好不要面孔的东西!

张三 (白) 这弗过是弄几块洋钱, 用用个, 又有啥个?

崔氏 (白) 我同你这无耻的东西, 也过不到好处, 你也养活不了我, 我也不同你过了! 我要另想生路去哉!

(崔氏下。)

张三 (白) 你看她, 竟走哉, 你弗要走, 吾要去到官告你!

(崔氏上。)

崔氏 (白) 你告我什么呀?

张三 (白) 吾告你背夫逃走。

崔氏 (白) 哪个是我的夫啊?

张三 (白) 吾就是你个丈夫。

崔氏 (白) 你是我的丈夫? 可有婚书?

张三 (白) 这? 没有。

崔氏 (白) 可有中人?

张三 (白) 也没有。

崔氏 (白) 可有媒人?

张三 (白) 没有。

崔氏 (白) 都无有, 何足为凭?

张三 (白) 吾是自由结婚!

崔氏 (白) 你是自由结婚, 吾到弗晓得了, 我这叫做“自由离婚”! 我去哉!

(张三看。)

张三 (白) 吾只晓得“自由结婚”, 吾倒弗晓得还有个“自由离婚”。

(张三下。)

## 【第八场】

(报禄上。)

报禄 (念) 报, 报, 报! 喜来到, 金榜题名文字高, 一朝得志身荣耀。

(白) 我, 报禄的便是。今有朱买臣, 朱老爷, 中了。到处打听, 问不着这个人。莫非这位老爷, 喜爱清静, 许住在庙里, 也未可知。待我再去问问。这一座庙不小, 等我进去问一问。庙里有人么?

(僧人上。)

僧人 (白) 你是做什么的?

报禄 (白) 我是报禄的。

僧人 (白) 你报禄? 到旅馆去问呐!

报禄 (白) 我全问过啦! 全没有, 我想他或者住在庙里头。

僧人 (白) 我这庙里头, 非有啊! 他姓什么, 叫什么呀?

报禄 (白) 姓朱, 叫朱买臣。

僧人 (白) 你先到客堂里去坐一坐, 等我给你去问问。

这庙里，非有这个人呐。昨晚上来那一位，或者是他？不像啊。哎！也不管他像不像，我先把他打发走了再讲！我说客人请出来吧！

（朱买臣上。）

朱买臣（白） 和尚唤我何事啊？  
 僧人（白） 天不早啦！你也该出去，看看榜啦。  
 朱买臣（白） 哦！是是是！我就去了。  
 僧人（白） 我昨天也没有问你，你贵姓啊？  
 朱买臣（白） 我姓朱。  
 僧人（白） 姓舒？  
 朱买臣（白） 姓朱。  
 僧人（白） 姓居？  
 朱买臣（白） 我姓朱！是撇末朱！  
 僧人（白） 姓朱？你的官印？  
 朱买臣（白） 我叫朱买臣。  
 僧人（白） 朱买臣？  
 朱买臣（白） 正是。  
 僧人（白） 咳！你老人家早不言语！实在是怠慢得很！请到客堂里坐吧。  
 朱买臣（白） 和尚，你为何前倨后恭啊？  
 僧人（白） 我给你老人家道喜！  
 朱买臣（白） 喜从何来？  
 僧人（白） 你高中啦！  
 朱买臣（白） 你是怎么知道啊？  
 僧人（白） 外头有报禄的。  
 朱买臣（白） 有报禄的？与我传！  
 僧人（白） 是！报禄的，这位朱老爷传你呐！  
 报禄（白） 报禄的与老也叩头。  
 朱买臣（白） 罢了。可有报单？  
 报禄（白） 有报单。  
 朱买臣（白） 呈上来。

（报禄呈报单，朱买臣看。）

朱买臣（白） “捷报：贵府朱大老爷印买臣，得中一十八名进士。”哈哈哈哈！我中了。来，将报单贴在门首。

僧人（白） 咋！

（僧人贴报。）

僧人（白） 我说老爷，还要赏报禄的几个赏钱吧？

朱买臣（白） 这……

僧人（白） 老爷不方便？待小僧替给吧。

朱买臣（白） 好，借来一用。

僧人（白） 什么借不借，尽管用就完啦！

朱买臣（白） 去开销他去。

僧人（白） 咋！

报禄的，老爷赏你二两银子。

报禄（白） 谢老爷的赏。

（报禄下。四皂衙役同上，吏官捧冠带上。）

僧人（白） 你们是做什么的？

吏官（白） 我们是迎接朱老爷上任的。

僧人（白） 老爷，外面来了许多人役，说是迎接老爷上任的。

朱买臣（白） 叫他们一班一班的进见。

僧人（白） 叫你们一班一班的进去。

二锣夫（同白） 参见老爷。

僧人（白） 两边站着。

二皂衙役（同白） 叩见老爷！

僧人（白） 一边一个。

吏官 (白) 叩见老爷。  
 朱买臣 (白)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吏官 (白) 老爷身受会稽太守。小人们特来迎接上任。现有官袍带履，还有路费三百两呈上。  
 朱买臣 (白) 来! 更衣。  
 (【吹打】，朱买臣更衣。)  
 僧人 (白) 老爷，小僧也要跟随老爷，上任上看看去，一路之上，也好伺候老爷!  
 朱买臣 (白) 你乃出家之人，还是清净修真的好。现有纹银二十两，以作房费。并要重修庙宇。  
 僧人 (白) 谢谢老爷。  
 (朱买臣随众人下。)  
 僧人 (白) 赏我二十两银子，还要修庙宇? 这位老爷，也是个吝啬手。  
 (僧人下。)

## 【第九场】

(张公道上。)  
 张公道 (念)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白) 吾，张公道，乃是个货郎儿。闻听人言，吾的街坊朱买臣，做了官了，今日在长街夸官游街，好不威严。不免前去看看。  
 (崔氏上。)  
 张公道 (白) 那厢不是朱大嫂么?  
 崔氏 (白) 正是。原来是张家兄弟。  
 张公道 (白) 恭喜恭喜!  
 崔氏 (白) 啥个喜呀?  
 张公道 (白) 朱买臣做了官了，少不得你就是一位夫人了。  
 崔氏 (白) 哦，他做了官了?  
 张公道 (白) 你还弗晓得?  
 崔氏 (白) 哎! 我好命苦哟!  
 张公道 (白) 你做了夫人，反道说是命苦，个是个啥道理?  
 崔氏 (白) 是你不知。我前年因他家道贫苦，我逼他将我休了; 今日他做了官，我做了乞丐，岂不是命苦!  
 张公道 (白) 个格弗要紧呀。虽然他将你休弃，你只管去到他家里，与他陪上个情，说两句好话，他看在当初夫妻面上，收留了你，也就完了啊!  
 崔氏 (白) 他既做了官，我这样褴褛，我焉能进他的门呐?  
 张公道 (白) 弗要紧，今日他在长街夸官，你就在此等候，他若来时，你就跪在马前，央告央告，多说几句好语，他心内一软，也就将你收留，带你回去哉。  
 崔氏 (白) 如此，我就在此等候。  
 张公道 (白) 在此等候。  
 衙役 (内白) 开道!  
 (四皂衙役、朱买臣同上。崔氏跪。)  
 朱买臣 (白) 马前跪的何人?  
 崔氏 (白) 哎呀，丈夫啊! 想当初是我不好，一时糊涂，得罪了你，千看万看，看在夫妻的分上，你将我收留回去，我与你端茶送饭，叠被铺床，你高高手，我就过去了。  
 朱买臣 (白) 贱人住口!  
 (西皮二六板) 崔氏说话言太差，  
 在马前听我说根芽：  
 自幼儿将你娶到我家下，  
 实指望夫妻和睦夫唱妇随宜室宜家。  
 我本是一介寒儒穷措大，  
 都只为我家徒四壁囊空如洗手中无钱花。  
 无奈何我上山把柴打，

怎奈那北风咧咧、大雪纷飞，山路滑，无奈何我转回家。  
你逼我休书来写下，  
夫妻分散各走天涯。  
今日我衣锦还乡跨马游街下，  
你看我身穿穿着大红，腰横玉带，足蹬朝靴，头戴乌纱、上插两朵金花。  
你今日俯伏道旁马前叙话，  
痴心妄想夫妻团聚共享荣华。  
叫人来将桶水泼街下，

(衙役泼水。)

朱买臣 (西皮摇板)

崔氏 (白)

(西皮摇板)

你若能拾起来我带你还家。  
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脸面，在人世之上。我若死后，求你赏一口棺木，将我的尸骨掩埋，我就感恩不尽了！  
听他言来无指望，  
马前泼水愧难当。  
羞愤无地把命丧！

(崔氏撞死，扫头。)

朱买臣 (西皮摇板)

崔氏当年不念旧，  
后悔不及面羞涩。  
今日碰死在街口，  
这就是不是夫妻不到头。

(白)

左右，买上一口棺木，将崔氏尸首成殓起来，抬到荒郊外掩埋。打道回府！

(众人同下。)

(完)